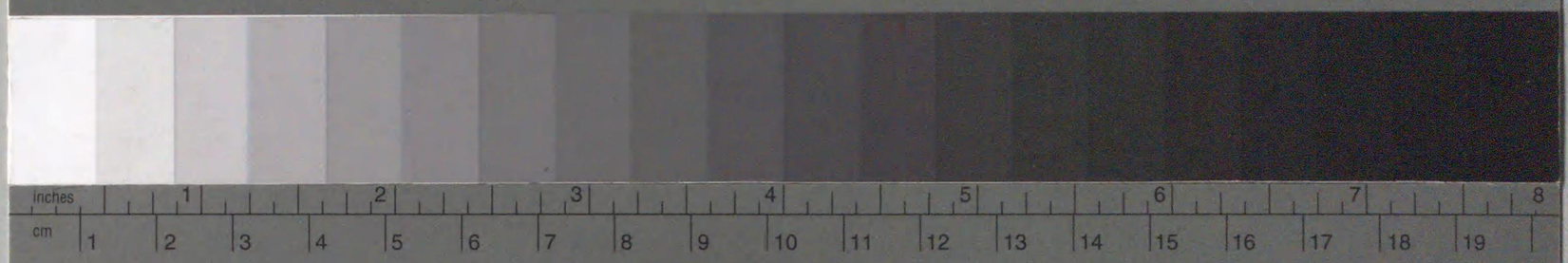
Kodak Gray Scale

C Y M

© Kodak, 2007 TM: Kodak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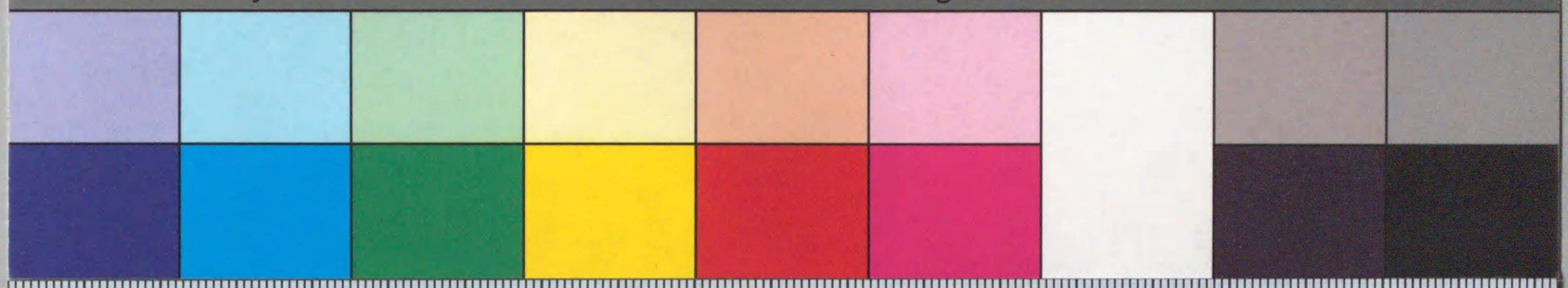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m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 Kodak, 2007 TM: Kodak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0 1 2 3 4 5 6 7 8 9 100 1 2 3 4 5 6 7 8 9 110

210.13
R15n
W
Y

國立國會圖書館藏書

賴襄子成著

校刻日本外史

博喻堂藏版

東京都千代田區丸ノ内二ノ八(仲十二号館六号四一二室)
芳澤中國記念事業財團
電話(28)四一〇八番

国立国会
36.10.30
図書館

560883

210.13
R15n

校刻日本外史序

謹按藝國賴襄所著日本外史二十二卷其所紀起源氏創業以訖極盛至治之

今代矣凡數百千年之久記時事之書充棟不啻而襄獨力網羅以折其衷其間未必無少差失然其人以通才達識存

平生精力焉故能詳而不繁略而不疎
序事質而雅健議論實而俊偉世道治
亂隆替人心邪正忠佞章章於不律之
下矣我
公擇於羣籍而取焉
命臣孚校正以刻於學大抵近日學人
文士之弊晰漢土之跡而曉我國之事

彼之歷史涉獵是務而東鑑太平記束
之高閣甚者不究
今代極盛至治之所由矣至武人俗吏則
胸中固無學識據坊間俗書觀古今人
物甚則至信稗官抵掌之談以爲論斷
其爲弊雖異其誤人害事豈淺鮮乎今
此書質實易讀雖武人俗吏不甚識字

者皆可辨其意義且足以發生其學識矣而其雅健俊偉之文比之彼之歷史中傑然者未必甚有慙色矣則亦裨益於學人文士詎止免於近日流弊而已可不謂佳書邪學人文士不可不讀此書武人俗吏亦不可不讀此書是豈刻之所以不可已也歟且夫我之有源氏

猶彼之有秦氏也隔閡古今之聞若別闢一天地者嗚呼古今形勢之變豈人力所能致哉故後之爲治爲學者未嘗不講明於

王朝之故而至其典章文物施爲之方古今異宜其實多不可行乎今者且生今之世反古之道前脩有烱戒焉則今之人

能觀於源氏以下審其治亂隆替之狀
褒其邪正忠佞之情以爲規則焉以爲
鑒戒焉其可矣夫天下多史乘不無詳
備者今特取斷自源氏者以供造士之
一助
公之意蓋又在于斯矣抑作史之家必
愼其所托始通鑑起威烈史記世家起
泰伯其剞傳起伯夷而此書起源氏是
作者自有意焉今不復論獨推
公所以取此書而刻之之意以告讀者
云

天保十五年秋八月川越儒學教授兼
侍讀保岡孚撰于江都靈南邸廨舍

閣一作閣下同
古一作昔

布衣賴襄謹再拜白

少將樂翁公閣下。襄嘗讀宋蘇轍上韓魏公書。愛之。以爲自古進言於當世王侯者。大抵有求而自售。識者所醜。獨轍偉魏公人物。比之名山大川。欲接其言貌。以養己作文之氣。言雖近狂。其澹泊無求可知也。雖然。魏公是時猶當路秉權。人將疑轍之有求焉。

閣下。今代之魏公也。而勇退高踏。久處閑地。使襄學轍所爲。可以無嫌矣。特貴賤懸絕。不啻如轍於魏公。則徒仰而心嚮之而已。今茲。

尊嫡君侯膺

560883

幕命入朝謝
大拜之恩。襄伏在草莽。側聞盛事。而不圖邸吏帶
閣下之命。來就襄家。取所著私史。欲賜覽觀。禮意
慇懃。愧悚交至。夫襄不敢求於
閣下。而
閣下求於襄。襄之榮大矣。復何所嫌而辭避乎。雖未
接謦欬。聞其詞命。亦可以自壯於是忘其蕪穢。
出以納下執事。又敢有所瀆告。輒書稱史遷文有奇
氣。他日自作古史。則論遷之疎略輕信淺陋無識。夫
遷官太史總領天下文籍。猶不免疎略之譏。況如襄

以寒陋一書生。獨力罔羅古今。其不自揣而招大方
噴笑。必也。然少小嗜讀國乘。每病常藩史之浩穰。又
恨其有闕。至近代之事。與夫
隆治之所由。非無先輩撰著。又未有晰其端緒。綜各家
終始者。於是私倣遷史世家而加詳備。斷自源平氏
至於
今代。間以中興諸將。及割據群雄。關係治
亂者。家別紀之。或錯而合之。要覽其成敗盛衰之狀。
與臣屬謀戰忠邪之跡。取其大體最明確者。若夫博
引旁搜辨折錙銖。世自有其人。以為非襄輩所及也。
至其義例。蓋亦有貽淺陋之嘲者。事繫

不必上一有事字

一姓之下。而不有統紀以總之。刻將家而雜以雄長。舉今代而稱謂論說。如欠尊崇者。是自有說焉。夫右族迭興。甲起乙仆。以成海宇之沿革。而不必關於王室者。我中世以還之國勢也。故依實創體。以形世變。而其中貫以帝系年號。以表條理。至大義所繫。必用特書。雖厠權豪於元帥。隨成敗次第。而因署題以見統屬。而載之事實。名分截然。讀者自能見之。至若今代稱謂。則謹據奕葉名爵天下公行之稱。名實輕重。按跡可知。不敢私撰名號。以黷其得失之相形。明其分裂統合之所漸。則今日無前之功德。有不待言者。又不敢喋喋頌贊。使人疑其諛與溢。自謂敬之至也。凡是襄區區撰述之本意。不可不爲閣下一言之。野人朴直。以所謂無求之心著書。取其簡約。自便省覽。始非謀公之世也。所以引據剪裁。皆成一家私乘之體。至寫錄體貌。又一倣古史。不肯學輓近之文縟。是以拮据二十餘年。藏之篋笥。未嘗示人。今乃得

閣下之寓目以取信於天下後世。眞意外之幸也。裹
雖無求於今日而不無求於千百載。非經
大賢之鑒識。不足以傳其傳也。然苟得流傳不別今
與後。其損益於世道人心。左不可不加謹裹也。病廢
不能效力文母之邦。泚敢望有益於世然生遭此極
盛之運。以其庸陋之筆墨。稗補萬一焉。則不負爲太
平之民也。蘇轍謂魏公。苟以爲可教而教之則幸矣。
閣下其亦有以教裹焉。冒瀆尊嚴惶懼無已。

文政十年丁亥五月廿一日 布衣賴裹謹再拜白

校刻日本外史例言八則

一 此書傳播日久展轉謄寫因致文字多異同今專取桑名文庫寫本拙修齋聚珍版而桑名本雖襄所進尚係未定拙修本每經刷印自相差謬故所在異本搜索殆盡一一對讎从文義明暢者以成定本而間書某字从某本書某一作某非若誤揭之闕外凡書一作者指本書異本

一 兩可者不敢臆決書某一作某一無某字一有某字

一 事實未詳所原及文字疑有訛舛皆按他書書某或作某書某書及諸書作某以俟後考凡書或作者皆係他

書援引

一 明覺屬謬誤者書舊誤作某書據他書訂正之書按據某書某當作某或但書某當作某某疑當作某或直陳所見不復改作也

一 文字漏脫者書當有某字書據他書補之衍複者或直刪之或書當刪或書衍複某字

一 拙修本及他本多取襄嘗上樂翁公書載之簡端書中自言著書旨趣頗詳今因而用之當自序

一 衆名本序事轉換斷絶處乙之有於大段者有於小段者不甚齊整然不無益於讀者今亦姑用之但其甚害文理者則改之足利記上山高元上山其氏也而讀上爲上聲德川記自下山遁下山地名也而讀下爲去聲則是物升降干此其本誤讀多此類可以見句乙未必作者之意

一 施傍訓點句讀以爲黃小計土地山河及人之名氏音訓涉奇僻者或从音从訓之可疑者或音訓錯雜之難辨者亦爲施音訓遺漏尚多當追塡之但方音轉訛無窮稱呼紛亂難齊昔源君美之博猶稱難詳況孚之固陋寡聞曷足以辨之今其不詳者一切闕如或按他書書某或作某以俟明者補訂

保岡孚識

日本外史
引用書目
○神皇正統記
陸奥話記
將門記
後三年合戰草紙
平家物語
源平盛衰記
承久記
異本太平記
今昔物語
奥羽軍記
純友追討記
保元平治物語
長門本平家物語
東鑑
太平記
參考太平記

太平記綱目
伯耆卷
關城書
梅松論
足利治亂記
明德記
富士御覽記
椿葉記
長祿寬正記
結城戰場物語
櫻雲記
菊池軍記
保曆間記
花營三代記
室町殿日記
應永記
北山行幸記
永享行幸記
嘉吉記
應仁記

應仁略記
重編應仁記
鎌倉大草紙
細川政元記
三好別記
十河物語
光源院記
北條五代記
豆相記
河越記
應仁別記
文明一統記
細川勝元記
三好成立記
松永記
穴太記
赤松記
房總治亂記
相州兵亂記
國府臺前記

國府臺後記
里見軍記
伊達成實記
山形記
甲亂記
武田三代記
謙信軍記
北國太平記
中國治亂記
江就記
北條早雲箇條書
蘆名記
最上記
東國太平記
甲陽軍鑑
北越軍記
河中島合戰記并圖
上杉輝虎注進狀
陰德太平記
毛利家記
筑紫軍記
長曾我部元親記
信長記
立入宗繼記
天正記
小松記
淺井軍記
江北記
蒲生氏鄉記
柴田退治記
別所長治記
九州治亂記
織田眞記
太閤記
豐鑑
富樫記
朝倉軍記
江濃記
惟任退治記
余吾莊合戰覺書

紀州發向記
朝鮮軍記并圖
高麗陣日記
清正記
黑田長政記
將士美談
武家閑談
武將感狀記
武家盛衰記
故老物語
島津家記
朝鮮征伐記
朝鮮物語
前田軍記
細川忠興記
武邊物語
武者物語
武家高名記
老人雜話
大河内秀綱物語

〇三河記
松平譜
創業記
松榮紀事
增補追加家忠日記
關原軍記并圖
關原外記
石卵餘史
東照宮御遺訓
御遺誡
三河物語
德川記
藤澤寺緣起
家忠日記
關原記
關原記大全
石田記
駿府政事錄
御遺訓附錄
慶長記

慶長一統記
元和記
三方原合戰記并圖
大阪記
難波戰記四種
秀賴記
若江合戰記
樫井合戰記并圖
淺野家臣記
酒井家記
慶長日記
四戰紀聞
小牧合戰圖
大阪軍記并圖
冬夏日記
大阪首帳
大阪冬夏陣覺書
淺野家記
小幡景憲事記
本佐錄

落穗集
玉滴隱見
武野燭談
諸家大秘錄
君臣言行錄
○續日本記
文德實錄
令義解
延喜式
三善清行意見封事
土露叢
岩淵夜話
柳營秘鑑
諸家深秘錄
續日本後記
三代實錄
類聚三代格
姓氏錄

○職原抄
尊卑分派
武家叙任
武家大系圖
○
細川系圖
上杉系圖
建武式目
主圖合結
○水鏡
世繼物語
皇亂紹運錄
公卿補任
大系圖
足利系圖
德川系圖
貞永式目
知譜拙記
武鑑五種
扶桑略記
榮華物語

續世繼物語
宗治拾遺
百鍊鈔
古事談
著聞集
徒然草
後愚昧記
親元記
東寺執行日記
義貞記
增鏡
玉海
愚管抄
續古事談
十訓鈔
愚昧記
康富記
祇園執行日記
吉野拾遺
菊池武朝申狀

吉野事書案
宗良親王集
○大日本史
國史實錄
藩翰譜
鎌倉將軍譜
織田信長譜
東照宮年譜
武德大成記
武德編年集成
新葉集
大日本史贊藪
烈祖成績
王代一覽
京都將軍譜
豐臣秀吉譜
年譜附尾
武德安民記
東遷基業
東遷成基
○元史
明史紀事本末
皇明通記
兩朝平壤錄
異稱日本傳
○和漢合運
羅山集
五事略
本朝通紀
大業廣記
明史
懲毖錄
皇明實紀
中山傳信錄
木下長嘯集
讀史餘論
保建大記
中興鑑言

制度通
駿臺雜話
逸史
稱謂私言
南留別志
通語
常山紀談

日本外史　目次
卷一
源氏前記
平氏
卷二
源氏正記
源氏上
卷三
源氏正記

源氏下
卷四
源氏後記
北條氏
卷五
新田氏前記
楠氏
卷六
新田氏正記、
新田氏

卷七
足利氏正記、
足利氏上
卷八
足利氏正記
足利氏中
卷九
足利氏正記
足利氏下
卷十

足利氏後記
後北條氏
卷十一
足利氏後記
武田氏
上杉氏
卷十二
足利氏後記
毛利氏
卷十三
德川氏前記
織田氏上
卷十四
德川氏前記
織田氏下
卷十五
德川氏前記
豐臣氏上
卷十六
德川氏前記

豐臣氏中
卷十七
德川氏前記
豐臣氏下
卷十八
德川氏正記
德川氏一
卷十九
德川氏正記
德川氏二
卷二十
德川氏正記
德川氏三
卷二十一
德川氏正記
德川氏四
卷二十二
德川氏正記
德川氏五

日本外史卷之一

源氏前記

平氏

外史氏曰。吾讀舊志見鳥羽帝時數下制符禁諸州武士屬源平二氏曰。大權之歸將門也其在於此時歟及讀三善清行封事陳宿衛豪横之患乃知制度之弊其來久矣非一朝一夕始於此也蓋我朝之初建國也政體簡易文武一途舉海内皆兵而天子爲之元帥大臣大連爲之補裨未嘗別置將帥也豈復有所謂武門武士者哉故天下無事則已有事則弋矛必親征伐之勞各則皇子皇后代之不敢

八省中務式部治部民部兵部刑部大藏宮内

委之臣下也是以大權在上能制服海内施及三韓肅愼無不來王也及至中世摹倣唐制官分文武乃特置將帥六衛之將將天子親兵而兵部居八省之一建左右馬寮以蓄貢馬而邊要之國諸郡皆有軍團三分一國之丁而取其一五人爲伍伍二爲火火五爲隊隊二爲旅旅十爲團各有首領一火六馬便騎射者特爲騎隊皆任守令簡點衛京戍邊按簿差遣每舉征伐令沿道諸國須契救勘合凡征行萬人乃有將軍有副將軍有軍監有軍曹有錄事每總三軍大將軍一人大將出征必授節刀臨軍對敵首領不從約束者皆聽專決還日具狀以聞建勳位十二

一作自文吏出

等論功酬賞而罷其兵凡其器仗藏于兵庫出納以時皆管之於兵部中朝制兵大略如此雖不及上世之旨其防亂慮禍可謂密矣是故有事則下尺一之符數十萬兵馬立具而平時散歸卒伍爲之將帥者或出自文吏臨兵陣畢事而歸脫介冑而襲衣冠未嘗有所謂武門武士者也及藤原氏以外戚世執政權卿相之位非其族人不擬官論品流因習成俗庶僚百揆概世其職而將帥之任每委源平二家於是乎始有武門之稱焉光仁桓武之朝疆場多事寶龜中廷議汰冗兵殷富百姓才堪弓馬者專習武藝以應徵發其羸弱者皆就農業而兵農全分至貞觀延

喜之後。百度弛廢。上下隔絕。奧羽關東之豪民。以軍功至六衛舍人者。或坐制鄉曲。不勤宿衛。而守令莫之能制。清行所謂非六軍貙虎而爲諸國豺狼者所在皆是乎。始有武士之稱焉。自從天甲蓄馬。儼然自稱武士。於是乎。始有武士之稱焉。自從天慶。馴致寬治。源平二氏數鎮東邊。每用此輩。以奏功效。而各有所習用。以相統屬之久。如君臣然。自是其後苟有事。輒命之二氏。二氏各發其隷屬赴之。如採物於囊。不復煩選將徵兵而討伐勦誅。莫不立斃。朝堂之上。務取恬熙。不憂其勢之積重。不可方日延爲爪牙。以相傾排而已。鳥羽之下。此令此如。察其弊者焉而不窮。弊之所由。於救之之術。蓋已疎矣。當是之時。源氏有捜命者。勅平氏討之。平氏有難制者。令源氏誅之。更相箝制。以爲得控馭之術。而不知異日搏噬攘奪之禍。又基於此。敗壞占制。苟諭一時。皆足以自取困蹶也。抑戎事民命。所繫而兵食之權。不可一日去國。先王之必朗親之。其旨深矣。今委之二宗族。又賤其事而不省。至於別其品類。不齒之朝廷之上。甚則奴僕視之曰。是武門耳。是武士耳。及其論功行賞。或恪而不與。嗚呼幾何。其不相率以自棄於法度之外也。特以積威所約。抑不敢發爾。至於保元平治之際。乃乘釁而起。潰裂四出。不復可收。橫流之極。終致失其千歲不拔之權。

而授之嚮所奴僕視者可勝慨哉吾作外史首敍源平二氏未嘗不歎王家之自失其權而國勢之推移有非人力所能維持者因世變以見得失後之憂世者將有以留心焉

平氏出自桓武天皇天皇夫人多治比莫宗生四子長曰葛原親王幼有才名長而謙謹好讀書史觀古今成敗以自鑒敍四品任式部卿子高見孫高望高望賜姓平氏拜上總介子孫世爲武臣其旗用赤高望四子國香良將良兼良文並任東國守介鎮守府將軍國香子曰貞盛材武善射爲左馬允良將子將門性桀黠倚攝政藤原忠平求爲撿非違使忠平不省將門怒去之東國據相馬里劫掠常陸下總時國香爲常陸大掾良兼爲下總介皆與將門有隙承平中將門終攻殺國香將門之在京師也嘗詣敦實親王從兵可五六騎適貞盛亦來謁會將門出門貞盛謂人曰將門必生事天下者今日恨不幸士卒即率士卒者當擊殺之至是貞盛棄官而東欲復父仇與良兼及從弟良正共攻將門不利貞盛謂是私鬪也不若受敕討之將還京師有所請將門要擊之信濃貞盛大敗脫身入京師已而良兼卒將門乃據下總遂襲執常陸介藤原維幾取常陸武藏守興世王兇險喜亂往說將門曰關東八州

征東或作征夷

沃饒而四塞。可據以霸天下。夫取二州。誅取八州。亦誅。一耳。顧公安所決。將門大悅。延爲謀主。遂攻下野上總武藏相摸悉下之。弟將平諫曰。帝王有命。不可妄奪。願熟圖之。將門曰。天縱我以武。吾取帝位。孰能拒之。遂僞窩於下總猿島。置文武百官。初將門與藤原純友善。嘗同登比叡山。俯瞰皇城曰。壯哉。大丈夫不當宅此。邪遂與謀。友。謂純友曰。他日得志。吾王族當爲天子。公藤原氏。能爲我關白乎。至是純友爲伊豫掾。任滿不還據海島爲盜。以遙應將門。潛遣人入京師。行火坊市。京師戒嚴。時天慶二年也。三年。朝廷拜參議藤原忠文爲征東大將軍。率諸將東伐。發東海東山兵募以重賞。而任貞盛常陸掾。發兵討將門。將門聞之。率兵索貞盛於常陸。不得。乃散其衆。獨以千餘人至下野。下野有押領使藤原秀鄉。世爲大族。及將門起兵往見之。將門方梳髮。捉髮而出。款接之。命食其食。飯粒隕前。拾而食之。秀鄉知其輕率不足與有爲也。乃從貞盛。貞盛窺將門無備。與秀鄉合兵四千餘人。急襲之。將門遽出拒之。大敗。貞盛乘勝疾攻。將門欲誘之險明。走據島廣山。貞盛火其營。大戰于山北。將門以見兵四百騎。次鬬。貞盛壁兵。壁之。將門獨身出走。貞盛叱咤追馳。射中其右額。隨馬。秀鄉斬其首。與世王以下悉伏誅。梟于京獄。八

累一作後

州皆定。而純友尋平。忠文等皆途還。貞盛以功敘從五位上。累遷從四位下。任鎮守府將軍。兼陸奥守。世呼曰平將軍。貞盛四子。季繼衡最勇。與平致賴源賴信藤原保昌齊名。稱四天王。任下野守。後私與致賴鬬。謫徙淡路。貞盛又養從子維茂亦勇敢亞維衡。維衡曾孫正盛有武幹。時平氏與源氏並爲武臣。而源義家樹功邊陲。宗黨尤強。其長子義親爲對馬守。剽掠九州。殺官使。流隱岐。逃歸出雲。殺吏奪貢賦。勢甚猖獗。於是詔正盛爲追討使。賜鐸鈴。率兵討之。與義親戰。斬其首。梟于京獄。時天仁元年也。正盛生忠盛。忠盛居伊賀伊勢之間。爲人眇一目。大治中。山陽南

逮一作追

海盜起。忠盛逮捕有功。事白河鳥羽二上皇。並有寵焉。鳥羽上皇建得長壽院。以忠盛董役。役竣。除但馬守。聽昇殿。舉朝憎之。謀以豐明節會乘暗刺之。忠盛曰。朝則蒙詔。不朝爲怯。其辱宗一也。乃帶刀而入。家人平家貞與其子家長。衷甲從焉。吏訶止之。家貞對曰。主君有戒心。臣將與之同死。吏不得止。忠盛昇殿就闇坂。刀光外射。衆大畏不敢發。及宴。名忠盛命舞。衆歌曰。伊勢瓶子醋甕。蓋國音瓶子通平氏。醋甕通眇也。忠盛愧之。不終宴退。呼主殿司脫刀授之而出。衆効奏。忠盛帶劍上殿。以兵自衛。請正典刑。上皇驚。召忠盛問之。對曰。臣之家人聞道路之言。尾臣而

來。不使臣知。唯陛下斷其罪。如其佩刀。請問之生殿司。主殿司進刀。木刀塗銀也。上皇嘻曰。忠盛用意良苦。以效衛君。則武人之習耳。遂無所問。忠盛累遷。以正四位下刑部卿。卒於仁平中。忠盛有七子。曰清盛。經盛。教盛。家盛。賴盛。忠重。忠度。而清盛最極寵貴。初忠盛之事白河上皇。上皇有嬖姬。居祇園祠傍。嘗夜幸焉。雨甚。覩鬼髮如束。鍼乍覩乍失。命忠盛射之。忠盛捕而視之。一老僧。束麥稈以代笠。捉火器行吹之。曰。將上燭于祠也。上皇謂忠盛膽勇可倚。益有寵。所幸宮人兵衛佐局。與忠盛私。有身。上皇即賜之。曰。生女則朕取之。即男也。卿以爲子也。宮人免身。生男。是爲清盛。後更娶妻生家盛。清盛出依中御門氏。大治中。任左衛門尉。累遷至從四位下安藝守。航海赴任。有魚入其舟。或曰。興家之兆也。先是。鳥羽太子受禪。是爲崇德帝。帝母璋子。幼養於白河法皇。鍾愛之。及長不衰。頗涉物議。鳥羽是以不子視崇德也。戲曰之曰叔父。鳥羽寵姬曰得子。號美福門院。生皇子體仁。今崇德養爲太子。四歲受禪。是爲近衛帝。帝崩。崇德希復位。崇德皇子重仁。又長而賢。中外屬望。而美福以近衛蚤世爲出。呪詛。乃密勸鳥羽。立崇德同母弟雅仁。是爲後白河帝。朝野駭然。崇德憤恚。名左大臣藤原賴長。語之以情。賴長慧黠。世稱惡左府。

與兄忠通爭權不逞欲使上皇復位而已專柄也乃慫慂
擧兵物情恟然保元元年七月法皇崩即夜葬之上皇遂
擧兵據白河殿源爲義等屬之法皇豫度有變遺命諸將
當召者清盛不與焉蓋以忠盛夫妻傅重仁也美福曰安
有强如平宗而不召乎遂召之清盛擧其宗應召焉叔父
忠政獨赴上皇宮清盛義子基盛爲檢非違使擒上皇黨
源親治于宇治已而勅源義朝攻白河殿留清盛等衛宮
少納言藤原通憲奏使清盛同往清盛長子曰重盛從父
攻其西門西門將源爲朝善拒我先鋒二將爲其所射殺
清盛曰吾受命不必此門重盛不肯曰擇敵而進豈武臣

所爲乎兒請當之清盛令兵士擁止重盛與共攻南門白
河殿陷上皇出走入如意山削髮奔南都途被執遷于讃
岐賴長中流矢已而自殺帝詔清盛捕爲義未獲忠政出
依清盛乞降不聽殺之朝議因令義朝殺爲義以清盛爲
播磨守超遷太宰大貳重盛以下受賞有差始興甲第于
六波羅義朝視平氏聲望出已上也心常嫉之藤原通憲
娶清盛女爲婦亦與義朝有隙通憲參與大議多所釐正
帝授位太子是爲二條帝而上皇仍聽政政在於通憲上
皇嬖人曰藤原信賴求爲近衛大將上皇欲聽之通憲不
可因圖唐安祿山事跡上焉以諷之信賴慚恨乃與義朝

深相結納。陰謀作亂。藤原經宗。藤原成親。藤原惟方等。皆與其謀。謀既定。而畏清盛不敢發。平治元年。冬。清盛重盛率筑後守家貞等五十人。詣熊野。行至切部。六波羅使者來告曰。昨夜信賴義朝與源賴政源光基等。率兵五百。圍三條殿。火之。並火少納言弟。殺傷無算。遂幽上皇及主上於禁內。少納言亦遭害矣。衆愕然。清盛曰。爲之何如。宜到熊野計之乎。重盛曰。武臣赴天子之急。何猶豫爲。清盛曰。如無甲何。家貞曰。臣豫慮有是事矣。開其擔。出甲冑五十。器械弓箭稱之。衆乃結束北還。已而聞源氏兵要阿部野。清盛曰。彼衆我寡。我且避之四國。以謀再舉。重盛曰。機不

下失一作矣屬上句

可失。失今不伐。彼將先我。我寡而敗。何恥之有。今日之事。有死而已。清盛曰。吾志決矣。率衆疾馳。未至阿部野。遇一騎。衆意源氏使也。騎至曰。臣至自六波羅。六波羅之兵迎駕。見在阿部野。請速歸。衆相喜慶。踴躍入京師。當是時。信賴自爲大臣大將。義朝以下皆拜官。信賴衣冠僭擬乘輿。坐百官上。聽斷庶政。百官莫敢仰視。獨左衛門督藤原光賴不屈。因會議折信賴。勗其弟惟方。護二宮以待清盛。清盛既還。信賴聞之。益諸門守兵。清盛謀怠其備。乃致名簿於信賴。以示無他。清盛計拔帝。乃與惟方通謀。夜放火二條大宮。守門兵舍守救之。天皇乃與皇后同車。蒙衣而伏。

閉一作關

出藻壁門惟方從門者誰何惟方曰宮人也門者燭於車中曰可矣既出重盛以騎三百迎謁于途奉入六波羅百官萃焉關白藤原基實亦至衆以其妻信賴妹也疑之或告清盛曰關白至矣清盛曰此大臣也假令不來吾固將名焉衆心乃安已而上皇又逃於仁和寺而信賴等仍據大內帝名清盛命討賊且戒之曰宜佯退走誘賊出宮莫使宮闕罹兵燹也清盛對曰臣誅逆賊如指之掌勿以勞天心至若後命臣甚惑焉雖然不敢不盡心乃勒兵三千騎令重盛敎盛賴盛將之分路赴大內賊聞昭明建禮二門閉陽明待賢郁芳三門樹白旗二十餘旒守之我兵望見色動重盛勵衆曰年爲平治地爲平安而我平氏也天示吉兆獲勝必矣汝輩努力乃分其兵爲二留一于大宮巷以其一傅待賢門大呼挑戰信賴怖隨馬重盛排門而入至大庭椋樹下與源義平大戰紫宸殿前七匝櫻橘樹出至大宮巷杖弓以息平家貞目之曰可謂平將軍再生矣重盛更兵復入義平呼曰我源氏嫡子公平氏嫡子分與決死也重盛曰諾哉乃進戰且退與二卒景安家泰俱走義平及鎌田政家追之至二條濠重盛踰濠政家射之中肩及背甲堅不入射馬馬倒而胄隨政家薄之重盛扞以弓取胄被之景安至搏仆政家爲義平所殺重盛怒欲

親鬬家泰進與義平相搏爲政家所殺重盛得間走常走
時賴盛等攻郁芳門與義朝戰退走義朝率有善走者八
町二郎以鐵搭鉤其冑賴盛拔刀截搭二郎仰仆賴盛走
源氏兵突宮而出敎盛乃以千騎橫入大內諸門守之
義朝義平無所獲而還宮宮皆赤旗矣進退失據遂進攻
六波羅清盛乃上北臺踞床指麾賊兵沓至官軍逡巡賊
乘勝而進矢及內戶清盛怒上馬大呼馳出親突敵陣更
兵交進賊遂大敗走清盛乃入大內收名簿笑曰昨矛今
取何速也乃分兵追賊義朝奔關東信賴至仁和寺乞哀
於上皇上皇爲請之於帝帝不許重盛曰卽宥之彼何能

爲清盛曰首惡不可不誅且如帝命何乃遣敎盛引兵圍
仁和寺捕信賴及其黨源師仲藤原成親等五十餘人斬
信賴于六條磧重盛敎盛與成親有姻乞而宥之帝賞清
盛戰功進其子弟官爵尾張人長田忠致誅義朝獻其首
梟之獄門賴盛將平宗清亦捕義朝少子賴朝至將斬宗
清憫之因池尼請宥池尼賴盛母於清盛爲繼母清盛不
聽尼怒曰刑部卿而在汝安得侮我言乎重盛與賴盛固
請乃減死一等流于伊豆義平變服入京師狙擊清盛清
盛覺之捕獲斬之平氏威振天下肥前人日向通良作札
遣平家貞討夷之當是時政在上皇藤原經宗藤原惟方

勸帝親政。兩宮交惡。上皇引清盛自援。永曆元年。上皇進清盛正三位。任參議。清盛乃奉上皇旨。收執經宗惟方。帝嘗納故近衛帝后爲中宮。世呼之二代后。清盛以二人不諫陷帝於惡爲罪。欲斬之。前關白忠通救解。乃宥死處流。明年。清盛累遷至權中納言。六歲遂進從二位。任權大納言。重盛至正三位參議。永萬元年。秋。帝崩。諸寺僧徒會葬延曆園城二寺爭禮。欲鬪。上皇召源賴政自衛。自訛言。上皇圖平氏。平氏大驚。聚兵自守。重盛曰。事必妄也。請往法住寺。親驗之。法住寺。上皇宮也。乃往。途遇上皇來。幸平氏第。欲口解論。因扈還。清盛稱疾不出。重盛入而諫曰。大人

宜出謁。吾宗有功無罪。事何遽至此。大人愼勿形之辭色。不則讒或因以入。苟吾之執忠直。何渠畏人言。清盛善之。而竟不出。上皇還。謂左右曰。訛言誰使之者。藤原師光前曰。天使之言耳。衆無敢應者。師光阿波人。嘗以狡黠爲藤原通憲所愛使。後削髮稱西光。爲院北面。頗有寵。心嫉平氏驕恣。數承間說上皇。是時。太子嗣立。是爲六條帝。帝幼。政復歸上皇。上皇寵后滋子。爲清盛妻時子之妹。生憲仁。上皇欲立之。仁安元年。以清盛敘正二位。任內大臣。二年。遂至從一位。陞太政大臣。賜隨身兵仗。聽輦車入宮。救賜邑于播磨肥前肥後。爲大功田。世襲。重盛敘從二位。任權

大納言聽帶劍昇殿。次子宗盛。敘從三位。任參議。年二十。是爲高倉帝。帝母之兄大納言時忠謂衆曰。方今天下之人。非平族者。非人也。當是時。平氏爲朝官者六十餘人。其衆邑跨三十餘州。朝政盡決於清盛。清盛有疾。詔行非常赦以禱之。既而清盛削髮稱淨海入。別第于西八條。居焉。選童三百。服異服。散布京城內外。察誹謗者。輒處法。京師側目。上皇積不能平。嘉應元年。上皇削髮稱法皇。平氏益橫。重盛次子資盛與數騎出獵。途値攝政藤原基房。不下馬。徑衝其衛。衛士捽而下之。重盛責資盛無禮。基房縛送衛士。以謝重盛。釋其縛。勞而遣之。清盛聞之。怒曰。當今日。誰敢辱淨海之孫者。必報之。重盛諫止。清盛弗聽。伏三百人。要基房于路。推折其車。切從者髻。帝因輟朝三日。重盛遂資盛于伊勢。承安元年。清盛進其女德子爲女御。遂立爲中宮。四年。右近衛大將闕。重盛奏請自拜之。治承元年。轉左近衛大將。尋拜內大臣。居小松第。第宗盛爲右近衛大將。已而進正二位。朝臣舉如平氏。藤原成親以權大納言爲法皇執事。重盛娶其妹。生子維盛。又娶其女爲子婦。成親子成經。娶敎盛女。然成親妹復爲大將而不得。居常憤憤。遂圖滅平氏。乃與西光謀。

人源行綱。密語之曰。平氏專恣。子所目也。吾受院勅。陰圖

之。而未得將率焉。子源氏曾也。盍爲我將。成殊功。取顯位。行綱諾之。成親遂結撿非違使平康頼。式部大輔藤原章綱。前近江守源成雅等。又欲結法勝寺執行俊寛。數飲之酒。令姫人侍焉。因乘間說之。會其鹿谷別館。計事宴酣。馬逸。坐者驚起。誤仆瓶子。成親曰。平氏仆矣。西光曰。盍梟其首。康頼進曰。梟首撿非違使之任也。取瓶懸之柱上。一坐大笑。成親因建策曰。祇園祭日。京師雜沓。乘此時。縱火平氏第。疾攻之。可以逞矣。乃遺行綱布五十匹。部署諸將所向。未發。西光子師高爲加賀守。其目代師經與白山僧徒鬪。僧徒來訴之。延暦寺。延暦寺僧徒與之合兵。入京師。犯

一無門字

闕。重盛以三千騎衛宮門。擊卻之。山徒不服。還圖再舉。法皇令平時忠往諭解之。五月。誚師高師經流之。西光慚恨。終閒叡山座主明雲於法皇處。流明雲素善清盛。清盛爲奏救之。不省。已而山僧奪還明雲。法皇怒。敕諸將士討之。清盛不奉敕。則更敕成親。成親大喜。因聚兵。行綱自度事竟不成。不若自首。乃夜馳赴西八條。聞清盛在福原。又赴焉。請面告事。清盛出面之。行綱曰。院中集兵。君知其由乎。清盛曰。欲攻山徒耳。行綱進附其耳。語曰。否。否。事係貴族。嚮日。新大納言氏俄要行綱于鹿谷。謀云云。聞法皇亦欲親臨焉。因法印靜憲諫之。而止。事已至此。不敢不告清盛

大駭。直歸京師。悉召子弟宗族。遣撿非違使阿部資成就院中。奏曰。有凶徒圖滅臣宗。臣且執而鞫之。然事必有源。是以敢奏。法皇失色。不知所答。乃縛西光至。使跪階下。清盛叱曰。下奴恃過分之寵。構陷無罪。又敢欲危我家。西光笑曰。何謂過分乎。公之父但馬守。朝官所愧齒。公爲其嫡子。常著高屐。伺候中御門氏。人呼曰。高平太比十八九。以捕海賊二十人功。爲四位兵衛佐。人以爲異數。焉而今乃至於太政大臣。是之謂過分耳。清盛大怒。躍起蹴其面。痛掠治之。得實。命裂其口。又使人召成親。成親未知事覺。曰。平公欲宥山徒。令吾請法皇耳。乃往比及西八條。見甲士

繹騷。心驚及入門。平氏士難波經遠。妹尾兼康。耦進捽之。囚於小室。將待昏殺之。成經康賴以下。皆被逮捕。久之重盛至。衆迎而謂之曰。有大事。公來何晚。重盛曰。是私事。何言大事。入謂清盛曰。聞欲殺大納言。願再思之。兒豈以姻戚云爾哉。彼爲名族。受君寵。未可以私怨殺也。往時少納言信西。興行死刑。發惡左府之墳。未二歲。信西之墓。亦爲藤信賴所發。善惡之應。殃慶立至。願再思之。出見經遠兼康。讓其亾狀。因戒之曰。愼勿使我公乘怒抵悔。乃歸。敎盛亦爲成經固請。皆得減死。而清盛怒不自禁。乃就見成親。成親低首。清盛呼而仰之曰。公面可憎。公當死於平[illegible]

因內府之請宥之。祿位並隆。何苦而反成親曰。僕何與知焉。事必出讒口。僕於貴族有何所怨。敢倍畔也。清盛顧左右。取西光狀來。乃自讀一過曰。猶言不與知乎。公面可憎。以其狀擲成親面而入。令經遠兼康拷掠成親。二人畏重盛。下成親于庭。附其耳曰。我公隔壁而聽君第叫號。二人毆地成親輒叫。清盛曰。可矣。於是清盛乃被甲執長刀而出。召平貞能曰。亟戒將士。今舉朝之人。媟我圖我。我益謂我官爵踰分耳。在昔田村丸。微者也。以平東夷功。超拜大將。他多類此者。豈獨淨海勤勞非一日也。保元之變。我宗族大半赴新院。且重親王將我父所覆育也。而我忍

故院遺詔。獨屬官軍。終克平亂。逆平治之變。信賴義朝之猖獗。吾而自愛事未可知。重命輕鄙夷經宗惟方等數冒大難。無非為官家者。以此言之。官家恩宥。雖窮子孫可也。今乃輕信讒言。欲見族滅。即毋告者。豈不危哉。異日細人有再進言則下宣討我。且我為賊不可悔也。吾欲先發移之鳥羽宮。否者請幸於此耳。北面奴輩或且扞我。亟戒將士。有主馬盛國者。馳告重盛。重盛大驚。急命駕起之。入第門。族人皆擐甲鞍馬。旗幟成列。將起重盛烏帽直衣而入。宗盛叩其袖曰。公何以不被甲。重盛曰。汝等何以被甲。滅人何在乎。吾為大臣大將。自非有意

賊犯闕。則不安。被甲也。清盛望見之。遽起。表黑衣而出。數正襟。咄甲冑。謂重盛曰。吾察西光狀。如成親等。乃其枝葉耳。聞群小彙進。覬覦不已。而御以輕躁之君。何所不至。我欲且請幸一邊。以待事定。語未畢。重盛泣數行下。久之言曰。重盛熟視尊貌。知家門已屬衰運也。重盛聞之。世有四恩。皇恩爲最。抑我門雖辱揖武葛原之胤。而降爲人臣。中微不顯。以平將軍之功。而不過國守。刑部卿聽內昇殿。萬人反脣。交至大人。乃墮太政大臣。以兒之不肖。且辱大臣大將。宗族駢植朝廷。田園半於天下。叨恩極矣。爲官家所疾。誰謂不安而運命未艾。讒人既獲。宜論罪所當。思陳事由。則公家豈有不聲威何。必草草爲也。兒又聞之。以王事辭家事。不以家事辭王事。況善惡較著者乎。重盛自大位至三公。沐浴君恩。不可勝舉。鄉背之決。自有在焉。豈所撫循上。願爲重盛效者二百餘人。保元之亂。源下野守以救命斬六條判官兒。在當時。以爲大逆無道。不忍言。皆起此非大人所親睹乎。欲忠則不孝。欲孝則不忠。重盛進退窮於此矣。生靳是感。不若死也。大人必欲遂今日之舉。先刎重盛首。然後發。且言。且泣。舉坐感動。清盛曰。淨海以衰老爲此舉。非爲身計。徒慮子孫耳。乃以爲不可。汝好計之。乃起入內。重盛顧讓諸弟曰。今日之事。縱令公老耄發

事子等何不匡救乃慫慂之也出敕將士曰欲從公赴院者見重盛剄首然後行也乃還小松第既夜憂慮弗能措於是出令徵兵曰有大事速來會衆相告曰沈重人出如此令必有由也於是爭赴之一夕二萬餘騎而西八條無復一人重盛乃令家貞貞能往護清盛清盛問曰小松第何由徵兵二人對曰院宣內府曰汝父忘君恩欲亂國家命汝討伐之內府慮君自急也令臣等來護曰君安之重盛在焉當以身請清盛惶懼曰爲我語內府吾前途已迫不復事事唯卿令之二人還報重盛漣然曰使父爲此語吾罪大矣乃親臨勞兵曰汝等應召即來眞不負平生而

事出謬傳宜亟罷去後有緩急幸毋狃焉因盡罷去法皇聞之泣曰重盛報怨以恩使人慚愧已而清盛使武士高西光並殺師高師經流成親于備前後使人殺之放成經康賴俊寬于硫黃嶋敎盛常餽遺成經成經分之二人因得不乏二年中宮姙清盛月親祈嚴嶋神冀得皇子敎盛乃因重盛請下赦令成經康賴得歸俊寬終死島中十一月中宮將産而艱人或曰成親俊寬所崇令衆僧禳之法皇乃爲誦經卒分身生皇子清盛喜極而哭獻金綿謝之法皇弗懌拋其謝書曰驗者視朕邪三年立爲皇太子清盛驕恣益甚重盛日夜憂懼一夕夢清盛被誅覺而泣會

維盛至飲之酒令好以刀維盛意是小烏小烏者平氏傳家寶刀也受而視之乃無文刀葬時所佩者乃變於色重盛曰毋尤也使公令終吾將佩焉今賜之汝汝後當知之五月重盛造熊野祠祈死歸得瘍疾適有醫至自宋清盛欲使治焉重盛辭以失國體且曰兒之獲疾命也遂不使治法皇臨視其疾三月遂薨年四十二法皇與攝政基房議收其封戶會中納言闕清盛婿藤原基通當任而基房子師家任之甫八歲是時清盛在福原十一月地大震京師相驚曰太政入道來矣已而清盛以數千騎入京師基房入泣訴法皇曰聞清盛來欲修怨於臣果被竄流不復能奉左右矣法皇曰雖朕亦不能自保也明日使法印靜憲往諭清盛且問其意清盛不見及昏無所答靜憲請去清盛使子知盛出答曰臣耄矣不復能事君如此而已靜憲趨出颺言曰賢相明德跼天蹐地清盛聞之召返面之曰聞子諫止鹿谷之幸者吾是以見子也抑我家何所負官家重盛新死遊幸自如獨不憫老夫乎重盛見危授命者數官家賜之越前曰傳汝子孫而死即見褫死者何罪且吾爲基通請中納言再三而超拜師家何也凡如淨海者即有過惡當宥及七世今餘命無幾動將見誅身後可知矣言畢垂淚靜憲亦泣少焉說以大義且慰藉之清盛

意頗解禮而遣之。既而奏帝貶基房代以基通。削師家以下四十三人官爵。流前太政大臣藤原師長。使宗盛率衆造法皇。法皇問曰。將見流遠地乎。宗盛曰。非敢然也。且幸鳥羽殿以待事定。遂移之鳥羽。靜憲請而從焉。清盛乃使人奉帝曰。今後諸政。陛下親之。即日還福原。四年二月。帝禪位於皇太子。世稱其出清盛意也。清盛夫人時子。既拜二位。削髮稱二位尼。於是夫妻並准三宮。三月上皇幸嚴島。希解清盛之意。臨發顧法皇。法皇之徙鳥羽中外皆咎宗盛。不若其兄也。宗盛數諫清盛。乃奉還法皇于八條烏丸。五月。熊野別當上變告以仁王下令舉東國源氏。欲滅平氏。廢帝而自立。曰。事成有重賞。那知新宮僧徒亦應之。清盛大驚。率兵入京師。與公卿議遣檢非違使源兼綱等以官兵圍高倉宮。將徙王于七佐。兼綱父賴政爲王謀主焉。平氏未之知也。賴政急使王先奔倚園城寺。僧徒而自率子弟從之。清盛聞之怒曰。吾嘗奏賴政授三位聽昇殿。何負我乎。清盛將藤原忠清獻策曰。聞叡山南都僧兵皆應於王。我前後防敵瞻久。諸國源氏來會勝敗未可知也。宜速下院宣於山徒。因啗以清盛從二位之。山徒乃倍王。王奔南都。清盛遣子重衡等將二萬騎追擊之。宇治河王入平等院。斷橋而軍。僧徒善鬬。我將平盛清請分兵

由河内進遮敵前路下野人足利忠綱進曰我家嘗與汝父氏夾利根河相挑未嘗不亂流決戰今日利在速戰何猶豫爲乃以手下三百騎先渡下令曰騎者下鞭者探於淺而縱於深其步卒迭相提挈或溺者援拯之令畢而濟不亾一人忠綱呼曰我藤原秀鄉六世之孫也盍來決矣兼綱笑曰汝以名族乃爲平氏所驅役耶對曰平氏奉詔討亂賊安得不從也乃大戰終日射殺兼綱我軍悉渡擊大破源氏兵賴政及子仲綱等皆死王南出走中流矢薨南都僧兵至木津川聞之引去重衡等凱旋獻首闕下淸盛賞忠綱淸盛常愛福原又築島其南以便遣運終欲遷都焉六月遂決意趣帝三宮百官從焉奉帝于賴盛第遂徙之已第使兵守法皇議建宮城地狹不可建乃攜造焉物議囂然八月源賴朝奉以仁王令舉兵伊豆相摸人大場景親擊走之武藏人畠山重忠又擊破其黨三浦氏景親急騎報捷且曰賴朝走死已而東人交來告賴朝未死兵復振淸盛大怒曰東國奴輩皆彼父祖家人而我流彼於東國是使彼脅以滅我家也何異借盜鎗乎切齒久之曰向使吾不聽池尼請彼惡得保首領忘恩規利敵我子孫其能免神明之罰耶重忠父重能與承自重在福原進而言曰東人獨北條時政與賴朝婚其或附之其他

豈肯黨流人。君勿爲意。平氏子弟人人奮願東伐。清盛筆入。見上皇曰。陛下妙齡。蓋未及知耳。往時有爲義義朝者敢行凶逆。欲敵法皇。臣以謀略誅夷之。而義朝小子有賴朝者。此豎子。獲之伊吹岳麓。當斬。臣繼母爲請宥之。卽召見之曰。十三歲。短身涅齒。有問輒答。不知臣憫其幼稚。且自謂與源氏非有宿怨。特以君命焉爾。遂宥之。今聞其在配所。敢謀不良。臣不堪悔恨。請得宣旨討之。上皇曰。稟法皇。答曰。主上幼。陛下親父。決在聖斷。何直稟法皇。爲陛下莫乃庇源氏乎。上皇哂曰。猶爲此言耶。卽賜宣旨。因問大將可屬誰。曰。臣嫡孫維盛可。卽命維盛。以右近衛中將爲追討使。而忠度冀之用。高祖正盛伐源義親。故事賜鐸鈴。將五千騎。發福原。以齊藤實盛語東事。以爲鄉導。行收兵至駿河。實盛曰。宜急踰足柄。收武藏相模兵。藤原忠清曰。今我兵皆京畿新募。以此深入。未見其可。維盛從之。實盛乃辭而西。維盛曰。無實盛。吾寧不能戰乎。以忠清爲先鋒進軍于富士河。富士河當此時。畠山重忠以下皆附賴朝。以二十萬騎至河東。使使者來貽書。多謾言。忠清勸維盛斬其使者。相持未戰。我軍夜聞水禽起。相驚以爲敵大至。迺入馬相踏藉而走。維盛怒欲留戰。忠清固諫。乃西歸。平明源氏軍乃知之。令一將來追。伊藤某殿戰而死。維盛歸至近

江。清盛弗許其入京師曰。汝奉王命討亂賊不交兵而歸。何面目來見我乎。軍即不利。盍橫尸原野。因欲流絀盛。剄忠清。衆救解之而止。先是源義仲起兵于信濃。義仲幼孤。齊藤實盛取育之。已而屬之木曾人中原兼遠。於是宗盛召兼遠。命亟縛義仲來獻。兼遠效誓書還。逐義仲。是月。上皇再幸嚴島。清盛從焉。因要上皇作書。誓不右源氏。既還造宮于夢野。以奉法皇。自清盛遷都。上下苦之。山徒亦數請復舊都。清盛會諸公卿。問兩都孰便。公卿皆希其旨曰。福原便。獨左大辨藤原長方曰。平安便。清盛作色而入。衆爲長方危之。已而清盛即奉三宮以下復都平安。衆大悅。

時十一月也。或問長方曰。子何以能忤相國。答曰。使無悔心。何問於人。我因而導之耳。清盛素重長方。先是長方建議於朝曰。亂人得志。是天意人心所致。宜復政於法皇。召還基房師長等。改過遷善。庶幾免焉。清盛稍從其言。平氏家多怪。清盛嘗獨坐。見階下有數百人頭。合爲一大頭。瞋眼視清盛。清盛亦瞋眼視之。人頭漸縮小而滅。占者曰。爲義義朝等鬼也。又有鼠巢廐馬尾。占者曰。小侵大子犯午。爲源逼平之兆。復都之月。近江源氏兵起。翌月。遣知盛資盛等將兵擊夷之。初園城寺黨賴政。得重譴。益怨平氏。至是與山徒皆應近江源氏。乃遣清房攻園城寺。燒夷之。殺

僧八百人。又聞南都叛。遣妹尾兼康赴攻。僧徒逆擊敗之。又造木丸。呼爲淨海頭。蹴擊之。清盛積怒。是月。遣重衡率兵數千騎擊之。燒東大興福二寺。殺僧數百人。而諸道源氏益興。養和元年。正月。上皇病崩。清盛益悔悟。復政於法皇。法皇不聽。固請而聽。乃獻美濃讃岐爲御邑。詔以宗盛總管近畿。二月。斬河內人源義基。聞源行家舉兵至美濃。遣知盛通盛清經忠度等伐之。敵據板倉壘。我兵遶出其後。縱火攻拔之。走行家。清盛又令南海兵控扼東兵。而徵糧于北陸西海。西海菊池氏。緒方氏。皆應源氏。肥後守平貞能請往定之。法皇令院廳官從貞能。已而知盛在洲股。

一無源字

病作。置戍而還。源氏益振。宗盛乃欲親將大軍東伐。法皇許之。命統諸武官。以官符徵兵。刻日而發。衆曰。此行必夷源氏。以二十七日發行。先發一日。清盛疾作。宗盛止行。車馬集於六波羅。清盛病煩熱。浴於冷水。水輒沸。叫號聲徹門外。閏二月。疾大篤。舉族擁枕。問所欲言。清盛大息曰。生者必死。何獨我。我自平治年間。建功王室。專制天下。位極人臣。爲帝者外祖。復何所遺憾。所遺憾者。未睹源賴朝頭而死。吾死之後。毋以供佛爲。毋以誦經爲。特斬賴朝頭。懸我墓前。我子孫臣隸。咸服我言。勿敢或怠。病七日薨。歲六十四。遺表法皇。事必與宗盛議。清盛既薨。宗盛奉還法皇

於法住寺殿奏曰。臣不肖。不能救父過。以至於今。今後將唯聖旨是仰。法皇乃會公卿議。調兵食。遣重衡維盛通盛忠度等入美濃。併其戍兵與源行家源義圓夾水而戰。斬義圓。破行家。處行家子行賴追行家至參河。而還。賴朝數遺書於賴盛。謝其舊恩。又聞七書曰。臣非敢爲亂。乃靖亂耳。陛下尚不棄平氏。則請兩講和二姓。並仕如往昔事。其忠其否。簡在陛下。法皇以書示宗盛。宗盛答曰。臣父臨終。命臣等曰。必與賴朝決。效語猶在耳。臣不能和矣。於是請救陸奥藤原秀衡。擊賴朝。救越後城資長。擊義仲。資長平維茂七世孫也。六月。資長與弟長茂收兵南擊義仲。不利。還。八月。除資長越後守。秀衡陸奥守。趣伐源氏。資長復發疾作。卒。九月。宗盛遣從弟通盛經正東與源氏戰于越前。敗績。經正走入若狹。通盛退保敦賀城。召經正未至。義仲兵來攻。乃解兵西還。壽永元年。九月。城長茂復南伐義仲。復不利。還。是月。宗盛任內大臣。賜隨身兵仗。具騶從拜賀。二年。二月。敘從一位。四月。以維盛通盛忠度等爲追討使。將山陽山陰西海諸國。及參河以東。若狹以南。徵兵十萬餘人。入北陸道。將夷義仲。然後及賴朝也。齋藤實盛在遣中。謂大場景尚曰。平替源興。盍降水會。景尚曰。東人無不知吾輩姓名。以與衰變節。若人肯仰實盛曰。吾徒以試子

耳。入見宗盛曰。越前臣鄉也。古曰衣錦歸鄉。臣受君恩久矣。今老矣。唯有一死以報君。君盍賜錦直垂。臣衣以歸。死有餘榮。宗盛憫之。如其言。義仲聞我軍向越前。遣將守燧城。城據山帶谿。最爲要地。我軍阻谿水不能近。城將有齋明者。爲書約之矢。以射我軍曰。源氏築堤貯水。君決東山趾。立涸矣。臣爲內應焉。我軍從之。立拔其城。連戰皆捷。追至三條野。敵將齋藤光平出戰。實盛曰。與我同姓。寧死於我。與鬬斬之。我軍長驅定越前。進入加賀。源氏兵退。據安宅渡。平盛俊令子盛綱試水。還報曰。可亂矣。盛俊以兵五千先渡。大軍從之。遂拔林富樫二城。據之。降將齋明進言

曰。義仲在越後。越後越中之界。有寒原之險。君宜急扼此。毋使敵踰焉。乃遣盛俊赴之。至般若野。敵已踰寒原。盛俊與戰。不利退。維盛乃以七萬騎軍砥並山。忠度以三萬騎軍志雄山。義仲以五萬騎至。令行家攻忠度。而自當維盛。維盛恃險不備。義仲乘夜來襲。維盛大敗走。義仲乘勝追之。參河守知度。清盛七子也。與五十餘騎。大呼冒敵陣。馬仆而徒。敵有岡田親義。來擊知度。知度舉刀斫其胄。胄墮。因斬其首。親義子重義踵至。我騎遮鬬。知度自屠而死。敵益進。右兵衛佐爲盛。賴盛次子也。亦爲樋口兼光所殺。維盛退。保佐良岳。當此時。忠度與盛俊擊破行家。而聞維盛

敗。引兵與之合。退據安宅渡。忽有鞍馬十匹。濟水而至。畠山重能在前軍。視之曰。敵近矣。乃與三百騎。登篠原岳瞰之。馳使中軍。告曰。源氏兵悉濟。臣將先進。請賜後繼。義仲召樋口兼光。指岳頂。問曰。汝知彼一隊將爲誰。曰畠山重能也。臣數遊武藏。記其旗章矣。義仲曰。此可與鬭者。遣兼光與鬭。殺傷相當。維盛等乃進。當義仲戰且退。至成合。返擊大戰。大場景尚自呼而鬭。義仲曰。名士也。麾騎逆之。景尚斬十三騎。被創自殺。衆悉退。實盛獨留戰。敵將手塚光盛呼問其名。實盛曰。汝斬我首。獻木曾公。公知我也。進薄光盛。光盛從騎遮之。實盛攫騎將殺之。光盛救之。三人相

搏墜馬。光盛遂刺實盛。獻頭於義仲。告其狀曰。單騎衣錦。其語東音。義仲曰。莫乃實盛乎。召兼光視之。兼光曰。是也。義仲曰。吾知實盛年高。今其髮黑者何。對曰。實盛嘗與臣言於東國曰。白頭從軍。吾將涅我髮。否則難以伍壯者矣。蓋踐其言也。乃洗其頭。頭髮皆白。義仲泣曰。吾幼孤。爲此老所鞠育。使其來歸。將父事之。乃重恩就死。可不謂義乎。收尸葬之。義仲復追我軍。平盛綱藤原景高等十餘人死之。我諸將敗歸。法皇會議。藤原長方引漢和匈奴故事。請遣使赦諸源罪。不聽。平氏遺書山徒誘之。山徒不從。七月。平貞能既定西海。以降將菊池高直原田種直以下兵千

騎糧十萬石至平氏咸喜欲用禦東北。美濃人來告曰。義仲已至近江矣。於是資盛知盛重衡與貞能等。守宇治勢多。又遣賴盛繼之。賴盛辭不往。強遣之。已而源行綱等四窺京師。山徒亦黨義仲。宗盛乃召還諸將。遣貞能擊行綱于攝津。知盛以五百騎次粟津。與義仲前軍戰。不利退。義仲進軍叡山。宗盛大召族人議曰。兵寡我欲奉帝及法皇奔西國。以圖再舉。何如。知盛進曰。不可。我祖拓武實肇此都。後降爲武臣。於今八世。未嘗退避。寧決戰于此。刀折矢盡而後已。教盛經盛等皆以爲然。宗盛不聽。使人造法皇法皇不在。宗盛大失意。乃奉帝及皇太后皇弟惟明收劍璽。縱火諸第。率其子右衛門督清宗。其弟中納言知盛。右中將重衡。淡路守清房。其義弟式部丞清定。丹波守清邦。其叔父參議經盛。中納言教盛。薩摩守忠度。經盛子皇后宮亮經正。若狹守經俊。教盛子越前守通盛。能登守教經。從五位下業盛。知盛子武藏守知章。經俊弟敦盛。清房二弟維俊。良衡。故基盛子左馬頭行盛等。及攝政藤原基通。大納言平時忠。而西擁大納言賴盛。從而後。北及鳥羽。敵赤憬而東。倚法皇。伏陋。基通亦還走平盛嗣欲追之。宗盛曰。舍之吾無所用此。不義人也。因問曰。小松中將何如。曰。未來。宗盛曰。亦賴盛比耶。乃召畠山重能兄弟曰。汝等

在武藏。汝盍東。二人對曰。臣等蒙平氏恩。二十年于此。見危而遁。不忍爲也。宗盛曰。父子相慕。無貴賤一也。父在西。子在東。以相殘滅。吾心憫之。汝宜亟去從賴朝。二人泣辭而東。宗盛等至關戶。顧見數百騎至。則維盛也。率其弟右中將資盛。左中將清經。左小將有盛。侍從忠房。備中守師盛來。衆大喜。維盛曰。吾遺妻孥而來。皆啼哭。牽我。吾是以後。宗盛曰。衆皆挈家。子何獨否。答曰。挈焉而行。終可庇乎。衆相顧悽然。經正幼。仕仁和寺法親王。貺其所愛琵琶。雖征行。未嘗不攜。是日齎返。謁王曰。臣等事已至此。願得一敘別而行。因即席彈數曲。王及左右皆垂淚。經正曰。臣嘗

欲守此賜以傳子孫。今行且死亡。不忍并寶器滅沒之。乃奉還琵琶而去。忠度亦自淀河還。詣其和歌師藤原俊成。夜叩門通刺。請面謁。俊成微啓門見之。忠度曰。自兵興不得數於君門。今當遠別。聞君奉敕有所撰輯。臣幸得收一章焉。死且不朽。乃出其歌集於鎧縫。俊成泣而受之。行盛師俊成子定家。亦遺其集。留別焉。俊成定家後並撰集。收二人所作云。於是舉族奉輿而西。會平貞能自攝津還。下馬跪曰。諸公欲何之。宗盛告故。貞能大諫其不可。不聽。貞能獨東入京師。則諸第皆燼矣。乃夜詣重盛墓。白曰。君豫知有今日。爾然願以冥護圖恢復。且日。發墓收其骨而西

追至福原。宗盛等方會將士議曰。我家不足惜。如帝王神器何。皆泣而對曰。臣等世受君恩。不以隆替易志。誓海極天。唯君所適。鳥獸且記恩況於人乎。宗盛喜。乃相率拜清盛墓。張樂於墓前。徹夜天明。燒其宮殿諸第。航赴西海。法皇勅停平族百八十餘人官爵。沒其邑分賜之。義仲等乃立高倉帝第四子。卽位。平氏聞之。悔其不取去也。遂奉帝建行在所於豐後。豐後國司藤原賴輔之子賴經。與州人緒方維義。傳院宣收西海兵。使來告曰。公等不宜止此。時忠讓之曰。止統天子在此。若胡爲者。維義不對。以三萬騎來攻。乃遣貞能高直種直等拒之。敗還。乃奔箱崎。遂徙

停一作奪

緒方作尾形下同

山鹿。聞菊池原田諸族皆叛。則又徙柳浦。新于宇佐宮。聞維義來。終航海而遁。清經自度終不可免。夜上舵樓。看月吹笛。投海死。時長門國爲知盛所管。其日代紀通資。獻舩百餘艘。以從。讚岐屋嶋。阿波豪傑田口成能。以千騎來附。且爲徇四國。諭以順逆。多來屬者。因建屋島爲行宮。遂徇山陽道。閏十月。源義仲遣兵來犯。而身繼之。重衡通盛教經以三百餘艘逆擊之。據水島城。源氏以千餘艘負陸。教經出城東北門。挑敵。敵以五千騎來攻。教經佯走。重衡通盛將舟師。自島西南。繞左右翼遶之。教經豫連舟布板。以便進退。親射殺高信。北兵不

習水戰。屬日餘晦冥。我兵乘之。北兵遂大敗走。追擊斬義清幸廣獲首千二百級。初篠原之戰。妹尾兼康爲敵將倉光成澄所虜。因仕成澄。見親信。今井兼平謂義仲曰。彼瞻視異常。不若殺之。義仲不聽。兼康從容說成澄。其鄉妹尾地肥美。狀成澄乃請義仲往收之。兼康爲鄉導。先往會。其子宗康以下千餘人。掩殺成澄。據枚倉寨。義仲將赴備中。聞而怒。令今井兼平來擊。兼康戰且走。欲赴屋島。宗康體肥不能行。兼康棄之走。行里許。復還視之。追兵薄至。乃及宗康而死。義仲將遂攻屋島。聞賴朝來討。已則東還。十一月。教盛教經重衡等。與源行家戰室山。大破之。山陽南海十餘州多來屬者。當是時。義仲縱兵暴掠京師。亦以事怨望法皇。謂將士曰。汝與其敵兀人。寧敵亡者。遂舉兵反。焚法住寺殿。矢及乘輿。遂幽帝于閑院。法皇于五條宮。公卿皆褰裳跣遁。義仲乃謂將士曰。爲帝爲院。唯吾所欲爲。公爲卿。唯汝所請。乃奪公卿以下四十九人官爵。以其妻兄藤原師家爲攝政。京師苦其暴。乃思平氏也。義仲既與賴朝有隙。怨。其來討。欲與平氏爲從。貽書屋島。告其意。宗盛欲許之。知盛曰。義仲使我至此極。我乃與之和。恐賴朝之笑我也。公宗答曰。天子在焉。汝兒曹弛弓。自來乞降。吾則許之。宗盛從之。明年以山陽既定。奉帝復福原。因城

焉。負山臨海。集兵守之。二月。教盛以五百騎屯備中下道。會讚岐廳衆二千騎牧應源氏。乘船過下道。仰射我營。教盛怒曰。此輩嘗秣我馬。飲我馬者。今敢以狀如此。飛舸追之。廳衆走。淡路。倚源義嗣源義久。教盛攻而戮之。并殺義嗣。義久遂攻河野通信於伊豫。通信遁走。安藝與緒方維義合。東入備前。據今木城。教經赴攻。一晝夜拔之。宗盛奏帝。進發盛正二位大納言。辭不拜。是時賴朝二弟範賴義經討義仲。殺之。終以院宣大舉來攻。關東將士悉從之。刻期會戰。知盛重衡拒東門。貞能等拒西門。而資盛有盛師盛等。以兵七千守北門。義經以萬騎夜襲之。我兵大敗走。資盛愧之。獨奔屋島。宗盛令諸將代之。皆憚往。教經請當之。即夜。與通盛盛俊往守北山。範賴至東門。上肥實平等力拒西門。敵不能入。重衡知盛又擊東門敵卻之。已而義經自間道來襲。縱火城卒陷。重衡西走。東人莊家長追射其馬。馬倒。其騎騎副馬。重衡呼而取之。騎爲不聞。走重衡欲自殺。遂爲家長所獲。忠度亦爲岡部忠澄所追。忠度給曰。吾東兵也。忠澄曰。帽而涅齒者。非東兵也。忠度返鬬。搏忠澄伏之。三刺之不入。忠澄僕來。終爲所殺。忠澄撿其鎧。得歌稿。因知其爲忠度也。經正走過大藏谷莊高家。呼而求鬬。顧答曰。吾羞與若鬬也。高家怒

逼之經正卿馬自殺其弟經俊及通盛業盛師盛清定清
房盛俊等皆死通盛妻聞其夫死投海而死教經航赴淡
路宗盛奉帝于舟諸敗兵爭舟而溺者無數知盛初為武
藏守國人識而追之垂及其子知章時年十七遮鬬斬其
一騎死之知盛得間而遁下馬上舟舟隘不容馬則北馬
首鞭之馬躍上陸田口成能曰良馬也與其獲於敵寧射
殺之知盛曰吾由此免不忍殺之馬望知盛三嘶終為義
經所獲知盛謂宗盛曰子死以救父父棄子而走使他人
知此吾當唾其面今吾為之謂之何哉因歔欷流涕敦盛
亦與知章同齡望知盛舟馳之為熊谷直實所獲是日直

實冒曉向西門聞城上有笛聲及獲敦盛見其腰插笛念
嚮所聞者是也乃請首於義經并其笛歸之經盛義經以
諸首虜歸獻法皇法皇使人諭重衡曰汝貽書宗盛使效
神器則宥汝死放還屋嶋對曰臣宗世建勳王家而子孫
卒為君所棄以至於此命也勝敗豈關臣一人臣不才至
為累囚假令生還將何面目見宗族哉宗族亦必不肯以
臣易神器也雖然臣不敢不奉救乃作書從院宣使至屋
嶋時子得書悲泣欲聽之知盛執為不可教宗盛作答表
曰謹領宣旨通盛以下既授命矣重衡豈獨欲生哉若神
器不可須臾離聖體也陛下萬思負盛清盛遺勳則辱

枉龍駕臨幸西州。臣等護以西南四道兵以討亂賊。不者臣等有赴三韓契丹而已。不能奉命。平時忠捕院使。劓而遣之。法皇怒。以重衡附頼朝誅焉。頼朝檻致之鎌倉。延見使梶原景時。將命來跪重衡。旁重衡不肯聽。遙語頼朝曰。重衡至此命也。公尚記先人之德。則請速賜之死。頼朝乃屬之狩野宗茂。具湯沐。令姫千手侍浴。因問其所欲。重衡欲削髮。頼朝不許。因餽酒。遣千手及工藤祐經佐之。祐經撾鼓。千手彈琵琶。重衡屬杯千手。朗吟曰。燭暗數行虞氏淚。夜深四面楚歌聲。頼朝微行側耳戶外。聞而憐之。更遣名姫伊王。與千手更直。明年六月。以南都僧侶請斬于奈良阪。二女皆削髮爲尼云。初重衡之虜入京師也。維盛妻孥在京師。聞三位中將被虜。意其維盛也。使僕視之。非也。然見師盛首。則憂恐。維盛在屋島。亦憶家不措。是歲三月。間出之京師。途搜不達。於是赴高野山。偶値其舊臣爲僧者。語之以情曰。先君嘗德頼朝。內府以故猜疑。比吾於頼盛。吾故遁至此。欲一詣熊野祠。赴水而死。乃與俱詣焉。投那智海死。豫命隷人。還告資盛曰。唐皮甲小烏刀。在貞能許。公宜取之。萬一事平。幸傳之我兒。初平氏有小烏拔圓。五刀。例傳嫡長。至忠盛。傳小烏於清盛。傳拔圓於頼盛。二家自是相惡。頼盛於是在京師。是歲五月。頼朝以書召之。

且曰。必携宗清賴盛即東行。宗清不肯從曰。臣非不辨禍福。獨不愧西海諸公舊僚乎。乃送賴盛至近江。辭而西來至屋島。是月。貞能弟貞繼起兵伊賀。應平氏。集二百人襲破州守護大內維能。遂入近江。與源秀義戰而斬之。已而爲惟能所敗。死之。世呼曰。三日平氏。平氏欲復山陽道。九月。行盛以兵二千屯兒島。範賴以十萬騎來攻。我軍敗還。宗盛以下日悒悒不樂。知盛曰。吾嚮欲守京師。公等不從。今終如何。宗盛莫以應。明年春。知盛城長門引島。扼門司關。又遣兵擊破土肥實平於備前。復兒島。又擊破河野通信。斬其族黨百六十人。效首屋島。宗盛撿之。時聞源義經

按成良即成能

自阿波來攻。而未得確報。明日。望高松里火起。田口成良曰。敵來襲也。請急御舟。令將士拒于陸。從之。義經果襲至。我兵能拒。義經縱火行在。我兵盡上舟。海陸交射。景清上岸挑戰。美尾屋十郎者來鬪而走。景清追攫其鋌。鋌斷。挂之薙刀。掀而呼曰。吾景清也。盍來決死。敵莫敢近。我兵踵上大戰。佯卻上舟。以誘致義經。幾獲而逸之。宗盛名教經曰。我兵數逸義經。義經兵不過數百騎耳。煩公一戰。教經乃與盛嗣景清等三十人。迫陸而射。教經勁弓長箭。射殺敵精騎數十人。會日暮。義經退軍高松。教經軍屋島。欲夜襲源氏。盛嗣與江見盛方爭先。徹曉不果襲。天明。義經以

七千騎來攻我三十人步行。持短兵接戰。敵騎披靡。教經因射之戰終不利。遂上舟而遁。熊野湛增。河野通信。亦盡屬源氏。源氏軍日盛。平氏奉乘輿避于志度。義經復來攻。乃退保引島。已而長門周防悉應源氏。乃赴箱崎。聞範賴以大衆在豐後。則旋泊于壇浦。源氏軍充塞海陸。兵艦三千。四面來攻。我有五百艘。知盛立船首。謂諸將士曰。勝敗之決。在於今日。汝輩有進必死。退生。心戮力必獲義經。而後已。景清盛嗣等爭願決戰。田口成良潛通款於敵。知盛謂宗盛曰。氣奮矣。獨成良可疑。請斬以徇。不聽。固請。宗盛乃召成良。成良唯唯。知盛握刀目宗盛。宗盛終不能斷也。已而大戰。我兵奮擊。東軍數卻。成良降義經。告之曰。平氏徙帝於兵船。徙兵於帝船。欲誘敵而火擊之。義經知乘輿所在。合軍疾攻。知盛乃赴帝船。諸嬪迎問狀。知盛大笑。答曰。卿等當睹東國男兒耳。皆哭。知盛手掃除船中。盡棄汚穢物。時子乃抱帝。相約帶挾劍璽。出六船首。帝時八歲。問時子曰。安之乎。時子曰。虜集矣。於御船故將他徙。遂與俱投海。皇太后繼投。東兵鉤其髮獲之。行盛有盛聞之。皆力戰死。教經殊死戰。殺敵無數。知盛呼曰。公盍早自爲計。多殺雜兵毋爲也。教經曰。中納言欲吾與義經決耳。乃進索義

追一作進

經。率與之遇。敎經免胄撤鎧袖。躍入其舩。敵兵遮鬭。輒搏仆之。直逼義經。敵中有安藝家村。力兼三十人。率二力士。進當敎經。敎經蹴仆其一人。挾二人。投海死。宗盛與清宗不能自裁。從士擠之海。泅而遁。敵兵鈎獲之。藤原景經。景清從弟也。見之曰。奴輩敢辱我君。追斬一人。中箭死。知盛聞而切齒久之曰。吾可以死矣。與敎盛皆自殺。平家長等八人殉之。時壽永二年三月廿四日也。經盛資盛皆遁。已而自殺。宗盛父子。與皇弟皇太后平時忠以下。從義經而東。有命徇宗盛以下于京師。宗盛自輿中四望。清宗不仰視。既罷。皆拘于義經第。宗盛不解衣。寢以袖庇清宗。守兵

見而憫之。五月。送於鎌倉。賴朝延之前舍。隔庭相見。將命者至。宗盛悚然。請宥死。賴朝措魚于俎。加刀焉。示之。諷使自殺。宗盛不曉其意。又送還京師。至篠原。父子別拘。知將被殺也。乃請僧稱佛曰。吾不死於壇浦。以有清宗故耳。於是皆被斬。宗盛有次子。曰副將。先斬于京師。初壇浦之敗。時子謂衆曰。宗盛非故相國之子也。吾之再姙也。相國期其生男。而女生焉。吾恐相國恨怒也。密使人易之一傘工男兒。宜矣。其不若重盛。以至於此也。宗盛既死。時忠等皆處流。時義經與賴朝有隙。逃奔西海。賴朝恐其與平氏遺黨相依託作亂也。遣北條時政于京師。購索平氏亂子。伏

刃一作刀

匿所在者幼孩生埋之稍長者刃之其母若保往往隨死啼哭四聞維盛子曰六代依其母匿大覺寺側爲人所告當斬其乳母因僧文覺請宥賴朝素重文覺且思重盛德已也特宥之削髮爲文覺弟子及文覺圖不軌六代坐死初維盛弟忠房遁壇浦匿紀伊知盛次子知忠當族人西奔時甫三歲乳母子紀友方携匿備後後徙伊賀平氏舊臣藤原忠清先宗盛一年見捕斬平貞能削髮奉重盛骨隱於常陸忠清二子忠光景清與平盛嗣等潛匿各處後八年鎌倉有土木事賴朝臨焉忠光雜役徒欲刺賴朝嵌魚鱗于眼以爲眇荷畚出入賴朝見而怪執之懷利刃曰

平氏臣忠光欲爲故主復仇究問其黨曰獨有盛嗣聞前在丹波不知今何之不復言絕食飲月餘死賴朝大索天下無所獲後五年知忠自伊賀還入京師匿于法性寺側盛嗣景清聞之皆至諸舊臣稍稍來屬謀襲賴朝妹婿藤原能保能保覺之令兵圍攻我兵二十餘人亂射殺敵而死知忠與友方俱自殺盛嗣景清遁走聞忠房在紀伊往歸之舉兵據湯淺城爲熊野別當所攻破忠房被捕殺盛嗣景清又遁會賴朝慶東大寺景清雜衆中欲刺之事覺被捕屬之和田義盛義盛苦其不遜也辭之乃屬於八田知家景清終不食而死盛嗣變姓名仕伊馬人氣比道廣

爲其廐卒因通其女每浴馬爲馳射狀道廣知其盍嗣而不問既而隨道廣如京師遊故妾家妾家告之源氏乃令道廣捕之道廣遣力士數人候其浴圍之盛嗣嵩曰如華吾欲遁即遁而不欲累主人出而就縛賴朝面讓之曰盍死於壇浦對曰欲擁平氏亂以復舊業耳又問曰聞汝依義經有諸盛嗣曰否也嚮在京圖判官而不遂雖來頗儲利刃銳鏃欲試之於將軍之身遂被斬

外史氏曰自我先王之開國也非無僭亂之臣也而未有謀危社稷者獨有一將門焉而出於平氏豈非其宗之大恥哉然能討滅之者亦出於平氏焉則足以相償矣且自將門一伏誅而後世無復覬覦神器者可謂彼以其身標天下大戒也抑使將門得一撿非違使則未必甘爲反賊故天慶之亂皆相門驕傲壅塞上下之所致也當其無事也籠朝廷名爵於私門而不恤人之失職及其急也乃遽揭朱紫呼號天下使天下英雄有以窺朝廷後世源平爭起以功邀其上者焉知其不基於此也世稱清盛功不償其罪擧不臣者輒以爲稱首而不知相家不臣已什倍清盛清盛蓋視而學之否則何遽至此詩云唯其有之是以似之自相門之專權也后皆其女天子皆其女所生而卿相皆其子弟親屬苟非其族類鉏而去之雖皇族不能免

焉。甚則易置其主。視猶奕棋。清盛所爲。無一不似彼己氏者。而加以驚悍。其意曰。以無功之人。猶擅權寵如此。吾之有大造於王室。何爲而不可。世以其拔興之無漸。羣起咎之。而不言有爲之師者焉。且清盛所以至此。由後白河帝養成其勢爾。夫名爵公器不可私用。人臣而私名爵。是負其君也。人君而私名爵。是負其先王也。帝濫授先王名爵於清盛。籍以濟其私焉。而長其負功邀上之心。至於不可制。將誰咎哉。雖然。成平氏之勢者。不獨始於帝也。初忠盛受寵於白河鳥羽。連進官爵。人以爲不次。蓋朝廷倚其力。以抑源氏。抑源氏。所以殺相家之權也。源氏自滿仲賴光。

每爲相門之爪牙。攝政兼家之騙花山也。源賴信實捍衛道途。降至文治之際。朝廷疑關白兼實之助源賴朝。亦非以其世相黨援哉。由是觀之。延平宗以抗相門。院政廟論。所相傳承。其猶寬平之擢任菅氏耶。文武雖異其意一也。以菅公之賢。猶不能無戀權之意。平氏除重盛之外。皆不學無術。其矜功擅寵。進不知止。曷足尤焉。假設重盛後父而死。盡反其所爲。戒飭子弟。輔翼王室。則雖接踵比隆於藤原氏可也。而源氏何資以起哉。源氏名爲治暴亂。而其實攘竊王權。源平之罪。未易輕重也。且夫源氏猜忌。骨肉相食。孰與平氏闔門至死不失懿親耶。世傳平語尚琵琶

演之其音悲壯感憤聽者莫不悽愴余嘗西遊長門過壇浦觀平氏覆滅之處矣又抵肥後聞其州有五家山山谷深阻平氏或竄匿焉子孫至今猶有存者不與外人交通云夫平氏於王家功罪相償天不必勦絕其後則是其或然也

外史氏曰王權之移於武門始於平氏成於源氏而基之者藤原氏也故略敘王室相家之系統以備參觀云蓋神祖而後三十九世曰天智是爲中宗天智子大友即位而天武以叔父篡立傳之持統文武元明元正聖武孝謙帝大炊凡七世而天武之嗣絕光仁以天智孫入繼大統傳

之其子是爲桓武帝桓武三子平城嵯峨淳和兄弟相及仁明以嵯峨子繼之文德以仁明子又繼之文德幼子以藤原氏故立即位是爲清和帝清和子陽成爲藤原氏所廢光孝以文德弟代之光孝而下宇多醍醐朱雀村上父子相繼村上之子冷泉圓融兄弟相及花山以冷泉子繼圓融一條以圓融子代花山三條又以冷泉子繼一條一條之子後一條後朱雀兄弟相及後朱雀而下後冷泉後三條白河堀河鳥羽崇德父子相繼崇德而下詳於源平語中崇德而上至於文德廿一世其非藤原氏之出者宇多後三條而已故皆計抑其權而在位不長莫能遂志然

宇多以後三朝不置攝關政在天子白河以後已廢位而猶聽政政在上皇其餘皆仰藤原氏之成而其權政始於文德云然余謂藤原氏驕專其來久矣非獨始於文德時也鎌足助天智效力王室其子不比等爲四朝元老文武聖武並娶其女而孝謙其外孫女也而皆淫縱惠美押勝嗣之子良房又納文德生清和文德欲立長子惟喬而憚良房遂立清和則藤原氏之威攝之主非一日又可知

一無以下二字

也清和生九歲卽位良房以外祖攝政其子基經陽成立光孝關白萬機攝關之號始此基經二子時平忠平忠平攝政於朱雀之朝與其二子實頼師輔並列三公於是乎有天慶之亂冷泉二弟爲平守平村上欲立爲平爲下冷泉儲貳而實頼等以其非藤原氏出之而立守平是爲圓融於是乎有安和之變師輔三子曰伊尹兼通兼家兼家三子道隆道長皆凡弟兼政伊尹女生花山兼家女生一條故兼家令道兼賺花山遜位而以一條代之是其最甚者也後一條而下三帝皆道長女所生是其最極寵榮者也道長二子頼通教通相繼執政而頼通生師

實師實生忠實忠實疎其長子忠通而愛少子賴長於是乎有保元之禍。忠通三子。基實。基房。兼實。基實生基通。基房生師家。兼實生良經。更執朝政於源平之際。其論議可觀者。獨有兼實。他亢位而已。其後一姓分爲五派。更爲攝關。而其進退皆不復關天下事。不足錄也。總之良房而下。奕葉秉鈞。大抵務營私門。不以國家休戚經心。而當其爭權父子兄弟。且不相保。奔競從諛。舉朝成風。平大亂之基於是而其終與王室俱衰。共賴徒存空名。可哀邪。外史氏曰。吾閱史有知王霸所以廢興也。源賴朝嘗奏上江廣元爲廳使。衛尉攝政兼實議爲不可。曰非儒家進仕之例。嗚呼。以門閥爲賢。以格例爲政。驅其才俊。以資稟雄。而猶不覺悟。爭此區區。兼實且然。他可知。向使相家有憂國之心。通識之略。何患於王綱之外移。邪黨之鬻者天慶之亂也。亦由藤原忠平之不詐廳使於平將門也。久矣哉。相家之沈滯豪傑也。抑將門欲自與也。而以得失爲榮辱。賴朝欲與之。其下也。而不以從違爲損益。又可以觀世變矣。

日本外史卷二終

土越後

芳澤氏